

抗叨

□南京 吴晓平

山东人好喝酒，每酒必菜，有一个叫“抗叨”的菜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

近日到青岛，原想自己去海边走走，吃地道的渔家海鲜。孰料好客的山东朋友知道了，死活不让走，一顿接一顿请，朋友请过了还有朋友的朋友请。就一句话，到俺山东来，还能让你们自己出去找吃的？海鲜，我们这儿最不缺的就是海鲜，什么道地不道地的，你说出名儿来，俺去找！

其实不是怕和朋友吃饭，怕的是顿顿劝酒。山东汉子特别豪爽，你不喝白酒吧，他有甜酒；你不喝甜酒吧，他有啤酒。俺山东青岛啤酒全国有名，你来了就要好好喝个够！每顿酒喝下来，红头紫脸的没三四个钟头你是想走都走不脱。瓶塞一开，话匣子也就随之打开，除了陈芝麻烂谷子的那些同龄往事，说得最多的还是桌上那些新鲜玩意儿，好多我们叫上名儿和叫不上名儿来的菜，什么海滩上挖来的沙虫会喷水，海底脆生生的海石花为什么长得像高山雪莲……这些掌故逸闻一个连一个，颠过来倒过去地说。同行的南京朋友酒喝不过他们，故事也说不过他们，就鼓动我这个曾经的主持人，说几个段子来撑撑门

面。于是，我就指着满桌菜说，别看你们山东菜多，你们吃过南京的公鸡蛋么？对，就是公鸡母鸡的那个鸡。这又要从当年计划经济时期说起了，那时家家吃不饱，买粮要粮票，买糖要糖票，还有肉票、酒票……城里一切都按计划供应，农村也不许多养鸡养鸭。吃喝不足，家里来客怎么办？高淳有个聪明的农妇发明了一种菜。那天，她家临时来了一位贵客，主妇大窘，实在凑不出菜来，就将腌菜缸里苍黄的老卤舀上一勺，和上稀稀的面糊，饭锅上蒸熟，再切上鲜红的胡椒丁，捣几粒雪白的蒜瓣，淋几滴香油在碗里头。客人一吃，又鲜又嫩，忙问这是什么菜，像蛋羹又不像蛋羹的？农妇抿嘴笑道，这是高淳的公鸡蛋耶！从此，我们南京就多了一道风味独特的菜，公鸡蛋。现在南京一些高淳土菜馆里，店家还会做这道菜，可惜客人只能尝尝鲜，不肯多吃！

旧话就酒，越吃越有。一个山东大哥说，老吴你刚才说的公鸡蛋，荒年累月的事，一股穷酸气，好像你们南京人待客不诚似的。其实我们山东人也不是天生穷大方，有时酒喝一半菜没了，主人也摇头。所以我们有个菜逢酒必上，叫“抗叨”，你们猜是什么菜？听说

此菜还在桌上，南京的朋友瞎指一气，皆说不对。我陡然想起，大哥他们说话，搛菜不说搛，叫叨菜，这点和我们南京方言差不多。我便问，你这个“抗叨”的叨，是不是叨菜的叨？大哥说，你果然聪明，是这个意思，接近谜底了。我说你们北方且又是海边的新鲜玩意儿。我们南方人许多见都没见过，往哪儿猜？大哥说，不对，这个菜你们南方亦有，而且酒桌上也是经常吃，好吃还便宜，你还猜不出？他用筷头一点那盘油炸花生米，说，就是这玩意儿，你们敢说没吃过？

哄堂大笑——早知谜底的山东朋友捂着葫芦嘴儿笑，恍然大悟的南京客人意味深长地笑。是啊，哪怕是穷酸岁月，好酒人一包花生米还是吃得起的。现在虽然酒席上大鱼大肉，但这盘无论油炸还是盐炒的花生米，从最早的冷盘上桌开始，一直能吃到席终人散，酒席上哪怕盘空碗尽，花生米基本还在，多少填补了中途断菜的空白，也免主人几分尴尬。不是花生耐吃，也并非是它不好吃，实在是因为那一粒粒圆溜溜的花生米，用筷子一粒粒叨起来费劲，细细思忖，的确是一盘既撑面子又实惠的“抗叨”啊！

风吹荷动

□安徽怀宁 范方启

家乡有湖，名曰赤湖。一个夏日的晌午之时，我就在赤湖边，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站在一棵树的树荫下面，催促着一位沉迷于垂钓的友人快点结束他的爱好，而友人对于我的话就当耳边风一样置之不理，神情专注地盯着水面。遇上了这样的主，还能拿他怎么样？热浪阵阵向我逼来，我只觉得胸闷气短，赶忙跑到几十棵有着硕大树冠的樟树下面。

临水而栖，入林之后的风像经过了过滤一样，显然不那么盛气凌人了。眼前是连成一片的荷叶，我心想，叫什么赤湖呀，叫碧湖还差不多。风吹荷叶动，荷似倩女舞霓裳，我忽然想起了那首朗朗上口的《江南可采莲》。风不仅吹着莲叶在慢

慢地扭动着腰肢，也把菱藕的气息一并捎来。沿岸丛丛的垂柳，婆娑着她们柔软的长发，多像天上的仙女下凡人间。还有数不清的白天鹅，分明就是开在碧水中的洁白的花朵。我浑然不知赤湖竟是如此之美，这种美，真是天然去雕饰，美得清新洒脱。湖心的几座小岛，分明就是美人明亮的眼睛，这眼睛，无疑在向大自然传情。

无论是菱还是藕，我都喜欢。难忘的是儿时母亲熬的菱角粥，闻着香，吃起来甜，那可不是一般的美味。母亲不仅熬菱角粥，还不止一次地熬过藕粥。不管是哪一种粥，熬的时间越长，粥的颜色也就越深，由浅灰到铁灰，也只有变成了铁灰的颜色，味道才纯粹……此时闻

着菱藕的气息，我仿佛又回到了从前，蓦地饥肠辘辘。自打天热以来，吃什么我都没胃口。现在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。风依旧是热的，可是我的燥热竟也没了踪影。进而想，在这浓荫之下就地摆上一碟孔乙己的茴香豆，喝上几杯酒，然后靠着树干睡上一觉，没准也美不胜收。

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，眼前突然有一条鲜活的红鲤在晃动着。友人笑眯眯地说，怎样，咱俩就来一个活烤鲤鱼，如何？主意不错，只是拍拍口袋，都没带上生火用的家伙。我说，还是走吧。再扫一眼赤湖，绿得可爱的叶，粉红的荷花，我突然找到了为何叫赤湖的答案了。这美丽的家乡的湖，平时，我为何总是对它视而不见呢？

拜访树友

□上海 梅莉

一年当中，总有几次去中山公园拜访我的树友——几棵古树。

初夏时节，我又去看老友了，它们依旧一副“古树侵云密”的气势。

拜访树友，相对而言是我自身能量低的时候，不想找家人朋友倾诉，怕自己的负面情绪给他人带来困扰。还是去公园看看我的树友吧，它们是老了，但经历过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，汲取天地日月之精华，使它们沉默、高贵又强劲有力。

其实，与那几棵古树成为朋友，也是因缘际会。有一次，女儿的选修课需要做一个关于植物的幻灯片，她选择了香椿树。她搜到了中山公园里有香椿树，可是她不认识啊。虽然我认识香椿头，但也不能确保认识一棵完整的香椿树。还好先生说他认识。于是，我们仨就到了中山公园寻找香椿

树。在找的过程中，意外地找到了很多百年老树。

那是蔷薇花盛开的四月，清清明明的天，人走在公园里，像是走在中世纪的油画里。忽然被一棵古老的香樟树吸引，它的主杆约有我们三个人的合围，头顶像一把巨大的绿伞撑开来。于是，我走上前环抱它，当然抱不过来，就让家人给我拍一张抱树照。当我紧紧贴着树的时候，忽然有一种奇妙的充电感。我想，就在彼时，自己已和这棵古香樟树有了某种友好的联结，种下了时间之果。以至于后来，每次去都必然要去抱一抱它。这次当然也不例外。

中山公园有一棵160岁的法桐，树杆更粗，相当于五个成年人的合围。因为树是被圈起来保护了，我无法靠近它。看介绍它是1866年由意大利汉璧礼爵士从该

国运来赠送给兆丰花园（中山公园前身）主人——英国商人霍格的礼物。一棵见证了百年历史风云的树，如今仍云淡风轻地屹立着。想起在南浔古镇看到过一棵350岁的香樟。对面一位白发老婆婆也在凝视着这棵树，树也凝视她，我看老树，又看看老人，不知他们在交流什么，都在感叹岁月吗？

这次拜访，我一共拥抱过一棵香樟、四棵法桐、两棵水杉、两棵栾树和一棵雪松，它们都比我年长，比我有能量。与它们用意念倾吐心思之后，我感觉重新生长出了某种力量。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都会受伤，而最能给人治愈的竟然是一棵树，“树洞”或许就是这么来的吧。

年轻时，我们爱热闹，呼朋唤友，竭力向外扩展；中年后，我们爱独处，爱大自然，默默向内延伸。

玉见

□如东 桑云梅

挥一挥烟紫衣袖，飞翔昆仑山脉，2500公里，6000米海拔，驾龙乘鹤，游戏其间。“登昆仑兮日望，心飞扬兮浩荡。”

原来南柯一梦呵！也不记得，何时何地、什么由头爱上了和田玉，竟然做梦都梦到化身仙女，在“龙脉之祖”的昆仑山寻找昆仑玉。

和田玉，青海的灵透，且末糖白的糖艳肉白，籽料的油润细腻，那奶蓝、烟紫、鸡油黄、翠青、天青、暖白、蜜糖、青花、碧绿……大自然累积千年万年的精华与馈赠。和田玉首饰和工艺品，精湛的雕琢技艺，新颖的设计构思，独特的造型艺术，山川与人文结合的精美艺术品，蕴含东方之美。

和田玉乃“国玉”。儒家赋予它以“德”的内涵，使和田玉获得了新生命。孔子提出玉有“十一德”，将玉德的观点推向高峰。“君子无故，玉不去身”，君子不会随便将身上的玉饰品摘离，玉，有如警钟在旁，时刻提醒着自己要拥有玉的品性。

寻玉之旅从《和田玉选购指南》伊始，从和田玉与玉文化到和田玉基本特征，从鉴别到琢制工艺，从纹饰图案及寓意到收藏保养，称得上一本美妙又内涵丰富的书。本地玉店的以次充好，苏州玉器市场的美玉琳琅、水深难探，又感受了网络直播的虚实差异、知识传输。历经五个月，看尽了人性复杂、世态美丑，以热爱执着之心，终于结缘心爱的和田玉。它，抹茶色清浅，油油糯糯，润泽光亮，似无声诉说千万年的生长故事，虽然

我是戏迷

□南京 陈思

都说唱戏的是疯子、看戏的是傻子，可我不仅爱看戏，还特别喜欢学唱戏，尤其是越剧。

小时候，特别爱看张贴在客厅的那张仕女图，图中女子眉如青黛、莞尔徐徐、红唇皓齿、顾盼生情，精美的衬裙、漂亮的头饰，透着优雅的风韵。她们聚在花园里，有坐有站，巧笑倩兮、美目盼兮。我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站在画前，看一会儿，想自己也是那画中女子，该多好。

那张仕女图中女子，就是《红楼梦》中的金陵十二钗，也正是那张画，让我对戏曲有了遐想。

爱上戏曲，也是从电影《红楼梦》开始的，徐玉兰演的贾宝玉那一声“天上掉下个林妹妹，似一朵轻云刚出岫”，那高亢清脆的唱腔，真叫人有种说不出的轻快与舒畅；而王文娟扮演的林黛玉唱的那句“只道他腹内草莽人轻浮，却原来骨骼清奇非俗流”，唱腔醇厚舒展、平易朴实、自然流畅、韵味浓郁。一部戏曲让人百听不厌，《葬花》《焚稿》《金玉良缘》《问紫鹃》等也成了我最爱听和学的经典越剧唱段。再后来，就看了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《碧玉簪》《追鱼》《情探》，这才明白越剧有袁派、戚派、徐派、尹派、王派等众多流派，我还知道了越剧十姐妹的故事，知道了越剧改革的佳话。

上初中时，校园里有个幼师班，班上有几名女学生经常用二胡

有两道水线、几个小黑点，不是足够完美，但我真诚地喜爱它。

喜爱欣赏温润如玉的人们。明星之中如李健，积石如玉列松如翠，儒风玉容自在高歌的音乐诗人。哥哥待谁皆温煦，博学多才，擅高级幽默，从不是中年油腻男，每每见他，就联想个性的籽料青花，黑白分明又存交融，“白如宣纸，黑如墨”，自成一派水墨山水。如沐春风的女朋友们，如玉一般，闪耀温润光泽，各有各的色彩和特质，抚慰周边之人，蕴藉吾心。

和田玉由内而外缓缓透射着柔和含蓄、蕴藏深厚的天赋自然之美，外表温润柔软，本质却坚刚无限。它是仅次于黑金刚石韧性最好的玉石，一生都在抵抗击打撕拉破碎，锤打历炼、自我革新升华。玉料中的脏杂包裹体为“瑕”，“化瑕为瑜”的雕琢工艺，反而使作品更为形象生动逼真，达到普通玉料达不到的效果，或许很多时候，世人眼中的“瑕”，换个角度和方法，反而逆袭，巧妙转化为“美玉”。世间没有完美的和田玉，水线水纹、杂质黑点、棉绺石花，都是和田玉源于天然的瑕疵，真正的爱，需要包容接纳。这些，是我心中的和田玉文化。

和田玉手镯，光滑凝脂，吊坠佛公，笑眼看世界，大肚能容。时常摩挲它们，着意敲击，清脆舒畅的声质，清越绵长。人养玉三年，玉养人一生。玉长在心里，在叮叮当当，韵律悦耳声中，永远行进在人玉合一的征途中。

拉一些越剧曲目，拉得最多的就是梁祝中《我家有个小九妹》，但凡听到曲目拉出，我就游离于课堂之外，有好几次被老师点名开小差。

一下课，我就跑到那些幼师面前，跟着音调唱，那些小姐姐看我那么喜欢越剧，就一遍遍拉着曲调帮我伴奏，帮我纠正。那时，大凡学校有节目表演，我都会表演一段越剧，老师和同学们都说我唱得好听，这给了我很大鼓励。

读高中时，我住校了，我的好朋友朱晓萍也喜欢戏曲，有了越剧迷伙伴，我更是开心不已。她家离学校近，我经常利用课余时间跑到她家，去跟录音机学越剧里的唱词，磁带一遍遍倒回去，又一遍遍放，有时候一学就是半天不出门，她妈说，她女儿带回一个小戏迷。

工作后，有几年我在文化局工作，文化局每两年都会举办一届艺术节，每一届艺术节都会有戏曲大赛。有一次，有位选手想报一个参演节目，但缺一个搭档，文化馆一朋友听说后，把选手带到我面前，希望我做她搭档，我一下子就答应了。我们经常在一起排练，先后过了预赛和复赛，在总决赛中，我们还获了奖。同事们那天买了花在门口等我，她们说，没想到，身边藏了个戏迷。

如今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，戏曲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被保护和传承，更显得弥足珍贵。